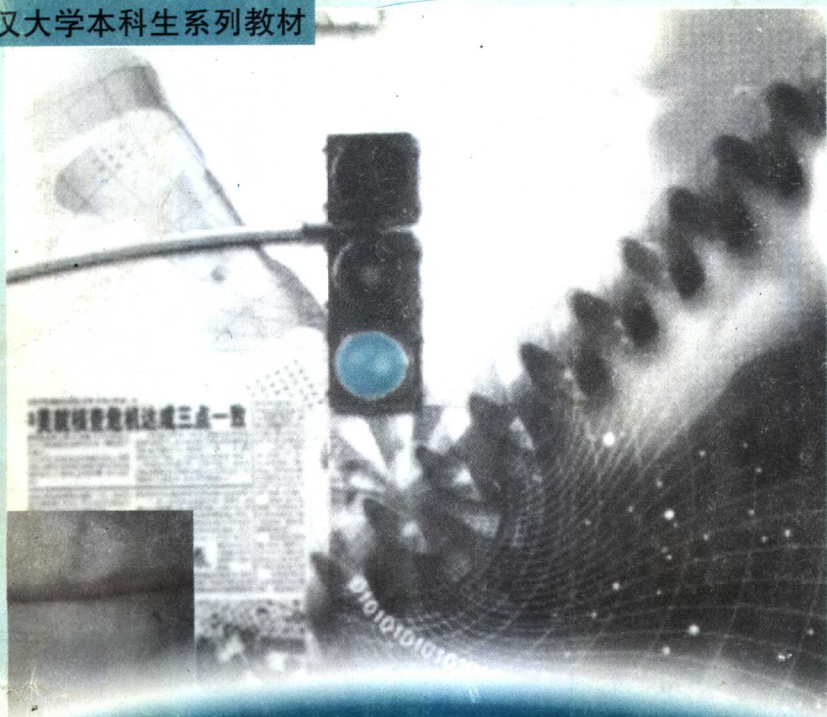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本科生系列教材



舆论学教程

秦志希
饶德江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63

舆论学教程

秦志希 饶德江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学教程/秦志希,饶德江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11

ISBN 7-307-00346-5

- I 舆…
- II ①秦… ②饶…
- III 舆论学—教材
- IV C912.63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珞珈山)

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印刷

(432600 湖北省安陆市第九号信箱)

1994年11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字数:201千字 印数:801—2800

ISBN 7-307-00346-5/C·60 定价: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舆论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2
第二节 舆论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6
第三节 舆论学研究现状	11

第一编 舆论本体

第二章 舆论的本质特性	19
第一节 关于舆论的定义	19
第二节 舆论的一般特性	29
第三节 舆论的社会意识特性	36
第三章 舆论类别	47
第一节 舆论级次类别	48
第二节 舆论内容类别	55
第三节 传闻	64
第四章 舆论内在构成	75
第一节 舆论行为要素	75
第二节 舆论意见构成	84
第五章 舆论功能	91
第一节 舆论的基本功能	91
第二节 舆论的具体功能	93

第二编 舆论过程

第六章 舆论的形成	106
第一节 舆论的发生.....	106
第二节 意见的整合.....	118
第三节 舆论成熟的标志.....	130
第七章 舆论演变及运动规律	132
第一节 舆论演变趋势.....	132
第二节 舆论运动规律.....	141
第八章 舆论传播	153
第一节 舆论传播的历史演变及传播类型.....	153
第二节 舆论传播过程及符号载体.....	159

第三编 舆论史概及调控

第九章 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	172
第一节 舆论起源与原始舆论.....	172
第二节 中国传统舆论概说.....	179
第三节 西方舆论形态述评.....	191
第十章 舆论测量	202
第一节 舆论测量的起源与发展.....	202
第二节 舆论测量的方法.....	209
第三节 舆论测量的抽样与分析.....	217
第十一章 舆论调控	228
第一节 舆论调控类别.....	228
第二节 舆论调控的基本原则.....	236
第三节 舆论调控的途径和方法.....	240
后记	247

第一章 绪 论

在人类远古时代，人们为了战胜严峻的自然环境，争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结群而居，集体劳作。而为了协同动作，人们相互之间又不得不进行意见交流，于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就产生了最早的舆论。舆论自此与人类社会形影相随。

“人不能不交流”，有了社会交往与交流，就必然出现舆论。可以说，舆论是人类社会的固有特征，没有舆论，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社会性存在。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舆论。

现代社会，人类已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量迅猛倍增，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光电通讯交叉覆盖世界各个角落，使得人类的直接交往特别是间接交往的机会更多，频率更高，人们惊叹：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客观的现实世界里，而且生活在一个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信息符号的世界里。这其中特别是各种社会思潮、舆论意见纷至沓来，此起彼伏，将人们包围其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人们之间、集团国家之间的观念、意见的交流与碰撞，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既出现有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也出现了纷争与对抗；有握手言和的喜庆，也有怒目相对的仇视；有时赢得和平安宁，有时又引起动荡战乱……舆论愈来愈在社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上至统治者、领导层下至平民百姓的极为关注对象，人们愈来愈想认识舆论的本来面目，把握舆论的规律，这促使舆论研究从零星分散的状况走向系统、全面，舆论学从依附地位转向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节 舆论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舆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它通过对舆论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以揭示舆论领域内部的整个知识范畴、基本理论概念及各自间的逻辑联系，揭示舆论与其外部社会的复杂关联，以探寻舆论的本质特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

研究舆论，首先必须对舆论本体作全面的分析透视，这也即是对舆论作静态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舆论属性的分析，分析它的一般特性与社会意识特性，由此对舆论的本质作定性把握。舆论的本质属性外化、具象化为个别舆论形态，呈现出异常的丰富多样性。社会舆论就是一个多维的复杂世界。要认识舆论，还须从不同角度对舆论世界纷繁多样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分类分析，以探讨各种不同类型的舆论的特点。这可以说是对舆论的中观分析。而不论舆论是多么的复杂多样，但就每一具体舆论而言，都有其相同的基本构成要素，对舆论要素作微观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舆论本体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舆论作为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的构成体，当其与外部现实发生相互联系和作用时，即显示出自身的功能。我们将舆论功能也纳入到舆论本体的研究范畴中。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与宇宙万物一样，不是静止的。舆论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流变不居的动态过程。全面认识舆论，必须把舆论当作一个过程看待，对舆论作动态分析。要探讨舆论的发生机制，一般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不同阶段，舆论形成后的发展衍变趋向及规律。实际上，舆论的形成衍变过程也即是舆论的传播过程，研究舆论过程离不开对舆论传播的分析，探讨舆论传播的过程、传播类型及符号载体等，有助于我们对舆论运动作深层次的理解。事实上，不仅具体的舆论作为过程而存在，同时，纵观人类舆论活动的历史，同样呈现为一种动态过程。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今日的舆论乃是昨日舆论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因

此，研究中外舆论形态的发展，也即是对舆论作纵深研究，可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维空间。

舆论的发生、发展，功能作用的发挥，是其客观规律的表现，舆论是自律自为的。同时，舆论还有他律他为的另一面，人们可以掌握其规律，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因此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还应包括舆论的人为影响研究，即研究社会、法律对舆论的管理、疏导和控制；舆论调控的原则、途径、方法、规律等。而要实施有效的舆论调控，还必须研究掌握舆论的现代化调查测量方法，以明了舆论的分布、向度、强度等客观情态。

这既是舆论学研究的内容，同时又是研究舆论的一种思路。

舆论学的研究内容，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研究舆论的原则与方法。研究舆论，无疑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舆论的研究，以更好地体察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的共同进步服务。

舆论研究须和人的研究相结合。我们知道，舆论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和意见表达活动，人是舆论的主体，舆论则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与人不可分离。一方面，作为舆论主体，人们发表什么意见，怎样发表意见，受自身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认知的、情感的、动机态度的、传统习俗的、文化素养的等等，因此，要了解舆论，就必须了解人本身。另一方面，人不仅是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参与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舆论的客体对象。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方式，品行学识，甚至衣著发型，体形长相等等，都可能成为舆论的议论对象，人们都可能对他品头论足，说长道短，如此，舆论对人就有了种种有形无形的规范、制导作用。要认识人，就不应撇开舆论。把舆论的研究和人的研究结合起来，既可以从人的角度解析舆论，又可以从舆论的角度加深对人自身的理解。然而，人又不是以纯粹的单个个体存在于世的，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舆论而言，舆论也不是单个人的意见的直接表现和简单相加，个人意见总要受团体意志、社

会生活及文化环境等的制约。舆论源自个人意见又不止于个人意见，它是社会上多数人意见的汇聚与整合，舆论就是社会群体意识及其表现。由此看来，仅把人和舆论作联系研究还不够。“人”只是舆论研究的一个深入层面，研究舆论，还必须把“人”上升到群体、社会的层面才具备真实的意义，才可能科学地探寻舆论作为群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规律，探寻作为社会意识的舆论如何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及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并探寻舆论在社会意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一般说来，对舆论的“人学”研究，有利于展示舆论的个别性、生动性及主观性内容，对舆论的“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展示舆论的普遍性、抽象性及客观性内容。舆论研究应在“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照之中进行。

舆论跨越国界，融贯古今。这决定我们建构舆论学体系，探求舆论学原理，需在开阔的时空跨度中进行。要放眼世界，由今溯古，从古返今，发挥高度抽象的逻辑思辨能力，使其分析概括具备科学性、整体性、综合性特点。舆论研究必须摆脱一般人文学科所常有的那种经院陈规和学究习气，应当直面现实，拥抱、囊括、剖析古今中外大量富有典型意义的舆论活动、舆论现象，具体展示舆论形成演变、影响现实的各种复杂情形和普遍规律，使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整个人类舆论活动的基础之上，在丰厚的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自然生成。不能因为浅近的功利而缺少历史的眼光，也不能沉溺于历史作纯学术性探讨。

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当然应当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要特别善于从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舆论历史长河和丰繁的现代舆论活动中汲取理论营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体系，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但是，中国特色的舆论学体系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偏狭性和排他性，恰恰相反，它应当具备很强的理论包容性和宽广的涵盖面。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需要大量“拿来”外国的包括西方的历经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

要主动与外国舆论学理论“接轨”。使独特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民族性中融含人类共性。因为舆论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意识活动，本有普遍共同的规律，只是不同的民族、地域、国度、阶级使其带有不同的特色、打有不同的烙印而已。唯其理论既具自己的特色又有很强的普适性，才能使我国的舆论学在世界舆论学理论场中一展独特风采并具备很强的影响力，既有及时具体的指导性又有某种超越性，它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活力。

涉及具体研究方法，舆论学研究应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做到优势互补。定性分析属于一种思辨型的分析方法，它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运用一系列概念、范畴，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的思辨整合过程，以得出某些定性的结论。定性分析有利于探寻事物间的逻辑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因其不注重事物的量化数据，对事物的认知往往缺乏精确性而流于笼统，甚至会以偏概全，歪曲走样。定量分析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各种途径的数据调查及其分析，以准确再现事物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具体情形，由此得出总体性的推测。舆论的定量分析常采用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由于偏重于统计，较难对模糊的事态作出科学分析，也不适宜于分析事物因果逻辑联系以把握事物的本质。

我们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交相并用，各得其所。如面对舆论的本质属性、精神内含这些“模糊”领域，如对于舆论的发生机制及运动过程的某些区段的“黑箱”状态，更适宜于定性分析的方法而不宜于量化的手段。另一方面，就舆论的地域、阶级阶层、职业等等的分布而言，就某一舆论意见的强弱及舆论运动的总体趋向而言，恰为量化分析方法提供了用武之地。要全面地科学地研究舆论，无疑应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在舆论学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非平分秋色，等量齐观。从历史演化角度看，定性分析更带传统色彩，定量分析更

具现代内含。社会科学研究包括舆论学研究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它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学研究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突出。我国舆论学研究应当更新方法,加强定量分析,使其走向普遍化、常规化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应忽略定性分析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如前所述,在舆论领域中还有许多方面的内容无法量化,可以量化的则往往是事物的某些局部特征。而更重要的是,定性分析对于定量分析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系统论的观点仅仅用数量关系是难以描述的。舆论学研究中离开这些基本观点的指导,就会步入歧途,即使在定量技术方面更其严密,也仍然无济于事。数量分析只有在赋予定性的含义时才有意义,定性分析较之定量分析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最后,舆论学的研究应注重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做到多学科研究的结合。这首先因为,舆论这种人类精神意识活动,已渗透、融入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层面、领域。只有将舆论置于多学科理论视野中作全方位的透视,才能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景观,才能完整再现舆论风姿绰约的身影。其次,就学科发展的历史规律看,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表明,任何新兴学科的诞生,总是以某些原有的学科为基础;在其发展、成熟过程中,总是明显地表现出吸纳其他邻近学科知识的特点,舆论学也不例外。而要做到多学科的研究相结合,首先必须廓清舆论学与其相邻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复杂联系。

第二节 舆论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舆论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它的理论枝根深扎于邻近学科的沃土之中,梳理舆论学与其相关邻近学科的区别与联系,既可探明舆论学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源流,又可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及成果,以深化舆论学的研究。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舆论学的史前阶段主要根源、依附于政治学。中外传统的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政治的视野中进行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把了解舆论、驾驭舆论，当做一种统治术看待。孔子首先看到政治清明与否与舆论直接相关，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将“仁政王道”理想与民心得失相联系，提出著名的论断：“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管仲同样认为，为政之道在于与民同好恶，政之兴废，在于是否顺乎民心。荀子与唐代魏征不约而同地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水舟关系。直至孙中山，仍特别看重舆论的政治功能：“盖舆论者，必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也”。古人云：“百家殊业，皆务于治”（《淮南子》）。舆论自不例外。同样，西方近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论及舆论的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论》等等，其舆论思想大都可以说是他们政治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或政治观念的具体表现。后来的李普曼甚至这样说，在政治学中，“不研究报刊和流行的消息的来源，这是难以理解的事实”^①。直到1948年国际政治学会年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四个范围中，仍把舆论当做重要的内容之一。当今通行的一些政治学教材，也把舆论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由此可见，舆论学不仅根源于政治学，而且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学对于舆论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就研究内容而言，如果说政治学着重研究的是环绕政权、社会管理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及其政治过程的话，那么，舆论则是各种政治组织所十分关注的领域，舆论活动从属并成为政治活动的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卢梭认为，政府主要依赖的与其说是法律或高压统治，不如说是舆论。舆论是永不衰竭的、铭刻在公民内心的真正的宪法。杰出的政治家必然是舆论制导的能手，尼克松说，

^① 李普曼：《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本，第249页。

现代总统“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①。舆论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理所当然地要反映社会政治斗争、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特别是阶级社会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政治往往构成舆论的炙手的热点和主要内容。同时，舆论又被作为一种重要力量和重要手段广泛地运用到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领域。从政治学研究舆论，有利于开发舆论的社会功能理论（如舆论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与作用、舆论与政权兴衰及权力决策的关系，舆论对社会的宏微观管理作用等）和舆论的调控导理论（如舆论制导的手段、方法、策略、效果等）。这同时又可在这些方面将政治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具体化。

当然，舆论学并不是政治学的附庸，它有超越于政治学范畴的更为开阔的地带。就舆论的反映内容而言，舆论面向和拥抱的是整个社会，它不仅反映政治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反映社会经济、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斗争并不构成舆论的唯一实体。同样，舆论的社会功能决不是其政治功能所能包容的，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舆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机制及其表现，除了政治功用外，尚有经济的、生产的、商业的、伦理教化的等等。而更主要的是，舆论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精神现象，作为社会心理的表现，作为意见的生成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规律性，这些都是政治学所难于囊括的。

社会学相对于政治学，对舆论学具备更大的包容性。社会学以整个社会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整体与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其内容庞大，涵盖面广。舆论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因素之一，是人们用于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工具，从而成为社会学观照的内容之一。相对社会学而言，舆论学研究的对象具体而集中。舆论学被称之为综合

^①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458页。

性学科，是因为对舆论现象的研究牵涉到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社会行为，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的内容环绕舆论呈扇面展开，舆论学研究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舆论及舆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学作为综合性学科，则把整个社会系统并非社会的某一子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这层意义而言，社会学与舆论学的关系，也即是普遍与个别、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舆论学从属于社会学，而又具备自身的独特性。正因如此，社会学的一些概念范畴完全适用于舆论学，社会学的研究为舆论学研究提供了现成的基础。如社会学研究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未组织群体、公众等的特征、行为、功能，为舆论学研究舆论主体所适用。社会学有关社会行为的研究（包括社会互动、集合行为等），为舆论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参照系。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社会变迁，刚好是舆论勃发的客观社会条件。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舆论的调查研究。而社会学和舆论学都要研究舆论的社会控制、社会调节作用。但是，社会学既是包容而又不能取代舆论学，舆论学将舆论作为自己的关注中心，使其研究具备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它环绕舆论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虽然它借用了某些社会学的概念范畴却又因其移植于新系统中而使它们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有别于社会学的风貌。并且，舆论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心理层次，探寻舆论运动的社会心理依据及其心理运动过程，由此又使它的理论系统融入进一股新的泉流。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心理活动发生、变化及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一、社会心理的基本过程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等；二、社会心理的客体条件，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或者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传播内容）；三、社会心理的主体条件，包括个体人格特点、群体的社会性格、民族性格等等。

舆论作为民意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群体心”、“民族心”、“社会心”的具体表现。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外显与升华，舆论居于社会心理之上，社会心理是舆论的心理基础。对于舆论学的理论建构，社会心理学较之于社会学具有不同的参与路向，它走进了舆论的底层和潜流之中，不是从外在包容舆论，而是从内在去阐释、读解舆论。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社会心理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判断、社会感情、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等，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舆论的本质特征，舆论的要素与结构。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群团心理、民族心理、个性心理等，有助于我们理解舆论主体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心理过程，人际交往及心理互动，可从心理角度去解释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社会心理的社会职能理论，也可用以丰富舆论的社会功能理论。社会心理学在其特有的层次上全面渗透于舆论学的研究系统之中。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包括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新闻与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信息的交流是舆论形成的基本前提，现代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信息的传播。而且，新闻传播形成拟态环境，构建社会心理定势，设置公众议程，都会给舆论带来最直接的影响。从另一方面看，新闻媒介又是社会公众交流意见的重要场所和工具，是“社会公众论坛”，是“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新闻机构同时又是社会舆论机关。有人认为，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新闻传播活动同时又应遵循舆论的一般规律。

除了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以外，舆论学还与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演讲学、社会管理等具有不同的内在联系。所有这些学科都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内参与了现代舆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使舆论学在现阶段明显地带有多学科影响的痕迹。而各学科的引入又毕竟经过了舆论学者主体的消化与反刍、磨打与整合，融冶成舆论学理论体系的有机成份。众多学科的参与使舆论学

论学获得了较开阔的理论视野，并高起点地建立在相当宽厚的基石之上。

第三节 舆论学研究现状

舆论学是一门现代新兴学科。但人们对舆论现象的探讨则历时久远，它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展现着自己的足迹。至19世纪中叶，西方开始出现大量的研究舆论的专题论文，舆论学自此朝着独立的学科迈进。本节侧重介绍近现代舆论学研究概况，古代的舆论研究将在第三编中详细论述。

1901年法国社会学家G·塔尔德出版《舆论与公众》一书，据现有资料表明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史上第一部舆论学专著。该书着重探讨了公众的特点，认为公众有别于“人群”，它的内聚力来自精神方面，是纯然的精神共同体，其内部的个体精神是互相联系的，“舆论对公众来说正如灵魂对躯体那样”^①。塔尔德还强调了报刊对于公众形成的影响，认为公众的形成只有通过报刊的媒介才能实现，现代社会对话的主要手段的新闻界“是舆论的重要因素”。报刊杂志具有“极大的能量”，能够制造舆论。

1922年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出版了《舆论学》一书。该书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待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分析舆论，由此产生广泛的影响，始被一些学者称为舆论学诞生的标志。全书包括七大部分23章，作为舆论专著，它并不象普通的理论著作那样，以严密的布局来营构舆论学的理论体系，而是以一种灵活的散文式笔法，在一个相当开阔和自由的时空领域内论述、探讨舆论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李普曼从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区别谈起，指出，人们通常把自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客观本身，实际上一般人们是难于认识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因而纯正、真实的

^① G·塔尔德：《舆论与公众》，1901年巴黎法文版第63页。

舆论也往往受着多种因素的“阻扰”，如客观上社会审查与保密制度、法典与政策、人们的接触与机会、时间与注意力、传播的速度与清晰度等，主观上的固定成见、各不相同的个人兴趣与信念、以及新闻、宣传的暗示与误导，都对舆论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该书具体分析了舆论、公共事务、社会（舆论）群及兴趣、信念、成见等舆论学概念的内涵，探讨了个人兴趣与共同意愿、领袖与普通群众、民主政体与偶像、报刊与舆论等理论范畴，并进而揭示舆论现象的某些规律。《舆论学》一书开始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不同领域，显示出理论上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对其后的舆论学的研究产生有深刻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美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各种舆论思潮此起彼伏，舆论现象纷繁多样，从而也就促使舆论学的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偏重思辨型的理论研究转向偏重实证型的定量研究，由单一政治性研究转向现代多学科的研究，由理性主义传统转向经验主义传统。仅1935年，就先后有罗帕主持的《幸福》杂志，盖洛普的美国民意研究所及克罗斯里舆论调查机构等三个专业民意测验机构诞生，从而形成遍布全国的舆论调查网络，以现代统计方法，迅速及时地反映分析舆论动向。1937年，美国创办了第一个专门的舆论刊物——《舆论季刊》，该刊第一期刊登有F·H·奥尔波特的《舆论科学》的专题论文。这前后，美国一些大学开始设置舆论学课程，并出版了一些舆论学教科书。舆论调研的内容除了例行的政治选举、民意测验外，同时更经常性地适用于市场信息的统计分析、顾客调查、读者兴趣研究，以及战时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分析，为此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宣传之艺术》等一系列著作。同时，舆论研究的兴趣还拓展到大众传播、公共关系领域，使得这两方面的研究得到长足的进展并在此期间形成为社会的热点。在理论、方法上，除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影响外，还受到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如对“舆论在现代民主中的作用”的研究，运用“三论”理